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 新的冒险

[美] 泰德·里卡迪 著 姜井勇 郑逸秋 译



群众出版社

# 新的冒险

[美] 泰德·里卡迪 著  
姜井勇 郑逸秋 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的冒险/(美)里卡迪 (Riccardi, T.) 著;姜井勇,郑逸秋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15. 7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ISBN 978 - 7 - 5014 - 5383 - 2

I. ①新… II. ①里…②姜…③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7852 号

## 新的冒险

[美] 泰德·里卡迪 著

姜井勇 郑逸秋 译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4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83 - 2

定 价: 25.00 元

---

网 址: [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mailto:qzch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简介

福尔摩斯重出江湖，和华生重拾“黄金组合”的默契，穿越大不列颠群岛和意大利半岛，理性思考，层层推断，历经一个又一个冒险，成功地破获了波尔洛克之死、赤面人、失踪的房客等一个又一个案件。而后，关于他的最大宿敌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有证据显示，后者很可能仍然存活于世。福尔摩斯抽丝剥茧，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查明事情真相。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4 - 0563

新的冒险

Between the Thames and the Tiber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gasus Book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目 录

拉维罗事件 .....	1
犯罪狂热案 .....	30
悲鸣的上校 .....	47
波尔洛克之死 .....	70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之死 .....	86
赤面人 .....	108
伊莎多拉·帕萨诺案 .....	139
特兰奎巴异闻案 .....	154
失踪的房客 .....	174
恐怖岭 .....	194

## 拉维罗事件

在我和福尔摩斯一起经历过的冒险中，下面这个也许最能揭示他的一些让人难以捉摸的性格。尽管我们之间的友谊亲密无间，然而这些特质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仍未曾表现出来。它们和他极力塑造出的形象——一台没有情感波动的机器，一个只是用来思考的大脑——大相径庭。福尔摩斯外表上的冷漠似乎不容置疑，可有时即使他竭尽全力，这冷漠的面具也会露出破绽。忠实的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在《三个同姓人》中的描述：福尔摩斯担心我受到致命伤害时，脸上流露出了巨大的情绪波动。撇开这些偶尔的破绽，福尔摩斯固执地坚持着他为自己选择的形象外衣，虽说这不是他真实的一面，却也吓跑了不少蠢货和那些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浪费他时间的人。总之，我想让读者知道，本书中的福尔摩斯也是一个面带和善微笑、偶尔还会不无讽刺地

笑出声来的人。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提到过我这位朋友的个人习惯，除了他那众所周知的混乱无序以外，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相当节制，甚至可以称得上清心寡欲，而烟瘾则是他唯一戒不掉的东西。至于饮食，他只吃那些能让他保持头脑清醒和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食物，他很少饮酒，只偶尔喝一杯威士忌或是葡萄酒。

在意大利的时候，尽管那里多彩的生活充斥着更多的诱惑，福尔摩斯的习惯却鲜有变化。他依旧吃得很少，对于为他准备的食物也漠不关心，不过，我发现，他爱上了罗马浓咖啡和每天清晨男仆端上桌的热气腾腾的硬皮面包的味道。用完简单的早餐，福尔摩斯会稍事休息，翻阅书籍——或许只有在读书时他才做不到节制吧。

以前在伦敦，福尔摩斯总是埋头于布满灰尘的古旧书籍中，而在罗马，他发现了几家非常合他胃口的书店。成堆的书像大朵的毒菌一样从屋子的四处冒出，我担心早晚有一天，当我回家时，它们已经侵入了我的房间。

我们在克雷申奇奥大街上找到了新的住处，它位于曼弗雷迪尼夫人宽敞的豪宅中。曼弗雷迪尼夫人相当古怪，每当她在蒙特卡洛的赌场当总管的丈夫回家时，她都会用一把大扫帚打他。但看到这位先生从未受过什么要紧的伤，我们便无视了他们所引起的骚动——尽管有时这位挨打的先生为了找个地方躲起来，被他的妻子紧追着跑过我们的房间，妻子用扫帚打他那可怜的秃脑袋





时，他总是喊着“家门不幸”和其他难听的骂人话。上次见到这样的情况时，福尔摩斯一边轻声笑着，一边继续埋头于工作。

我们租住的地方有三个房间，位于一座最近翻新过的灰色建筑的顶楼，光照充足，下面是环绕整座住宅的游廊。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瓦莱达奥斯塔教堂的圆形拱顶和远处的圣彼得大教堂。房间宽敞，陈设简单，只放置了一张床、一副桌椅和一个大衣橱。福尔摩斯从波特塞门的二手市场买来了灯具、书架，还有几把十分破旧却颇为舒适的安乐椅。他自己的书架很快就被一本本厚重的书籍和乐谱塞满。乐谱大多数是小提琴谱的稀有藏品，不过也有最近流行的作曲家普契尼、雷昂卡瓦罗、乔达诺、马斯卡尼等人的作品。他对这些作品感兴趣倒不是因为它们的音乐元素——对此他甚至嗤之以鼻，而是因为它们对于潜伏在意大利人心中黑暗角落的犯罪动机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一天傍晚，我从波勒兹别墅散步回来时看到福尔摩斯正在琢磨他刚买回来的东西。

“真是令人惊奇的发现，华生。看，亲爱的医生，对这些稀罕的东方书籍在意大利几乎没什么人感兴趣，买它们只花了相当于我按伦敦市价需要支付的几分之一-的钱。”

我像他一样坐在了地上，一同研究起了他刚买的书。

“看这个，我亲爱的伙计，这是七本莫里斯关于印度



斯坦族文物的书，十分罕见，只要几里拉<sup>①</sup>。注意看这精致的装帧。还有这几本《东方研究杂志》，都是图书经销商免费送给我的，因为他已经不想再把它们堆积在他拥挤的书店里了。”

我拿起地上最厚的一本书，那是莫尼尔·威廉姆斯版的梵英字典，外面包着精美的蓝色皮质封套。

“福尔摩斯，”我有些不快，“买这样东西显然是多余的。我们在伦敦的住所已经有两本一样的了。”

“呃，华生，确实是这样。可是你看，这本字典只有那两本的一半厚，内容却一样。这是为了方便那些必须仔细挑选所带书籍的旅客而改用薄纸印刷的。”

我本想说他不可能在旅行时说梵语并且挖苦他一番，可我管住了自己的嘴。相反，我有些尖锐地问道：“请向我解释一下，这样的书是怎么出现在意大利的？”

我的朋友看着我笑了起来。“你提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我买书时也有同样的疑惑，然后我想到了一种解释，并且立即被那位图书经销商证实了。华生，我们国家很多住在殖民地国家的人的整个成年阶段都在印度和其他热带地方度过，退休后回到英国安度晚年时，却发现英国阴沉的天气和充满约束的生活方式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于是他们又回到了阳光充足的地方。他们往

---

<sup>①</sup> 里拉 (lire)：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力诺等国的货币单位，现已被欧元取代。——译注



往会选择来意大利，尤其是罗马的南海岸。这是我从书商那儿听来的。他们希望阳光和充满活力的意大利能让他们回想起年轻时在热带地区的生活。当然，这一点他们搞错了，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并不是阳光，而是他们享有的帝国所带来的特权。然而，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的驱使下，一些曾在印度次大陆和非洲服过役的英国人来到意大利，人数虽少，却越聚越多，现在生活在萨勒诺附近温暖的山区一带。”

“真有意思。”我说。

“可不是，”福尔摩斯说，“我猜，其他人会选择一个较短暂的居所，每年在泰晤士河和地中海之间往返。等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休假时我们南下去看看在意大利南部定居的同胞们，这应该会很有趣。”

福尔摩斯所期待的休假迟迟没有来。事实上，后来我们前往直利南部不是为了休假，而是因为工作。整个冬天福尔摩斯都很忙碌。克雷莫纳的小提琴造假案和一天晚上在哈德里安墓前发生的血案使他在整个阴冷的1月和2月都抽不开身。3月中旬，福尔摩斯以为他终于空下来了，罗马警局的格里马尔迪探长却在那天一大清早来到了我们的住所。他的衣着和举止都一如既往地优雅，可他看上去像一宿没睡，十分疲惫。福尔摩斯为他准备了咖啡，他欣然接受。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在罗马发生的案子——那些案子



让我彻夜未眠，”他说，“而是因为收到了那不勒斯警局尼科利尼探长的消息。他们被一个案子难住了，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因为几个当事人是在意大利定居的英国人。因为你经常提到你想去南部旅行，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借此机会去旅行再合适不过了。”

“亲爱的格里马尔迪，请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事。”福尔摩斯问。

“我只能告诉你们我从尼科利尼那儿得来的消息。从表面上看，这可能是件本该由尼科利尼一个人在拉维罗解决的小事，可由于事情不仅关系到意大利人，还牵涉英国公民，他认为，也许你出面会比较好。这起案件是警方通常所说的‘il mostro nella soffita’——阁楼怪物之谜。这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当然我得让你自己来判断。”

格里马尔迪俯身向前，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尼科利尼说，在靠近阿玛尔菲城区的地方住着一位英国妇人，当地人都叫她印第安夫人，也就是印度夫人。之所以这么叫她，是因为她嫁给了贾斯旺特·辛格爵士——一位印度绅士，据悉是最富有的人之一。辛格爵士在离拉维罗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栋别墅，该别墅位于小镇东部的丘陵间，他和夫人每年春天和初夏都会在那里住上几个月。三周前，辛格爵士携夫人像往年一样住进了那栋别墅。但是，住了没多久，辛格爵士就被通知去瑞士出差。他的妻子留下来一边布置别墅一边等他



回来。虽然丈夫不在家，辛格夫人却感到十分安全，所以她没有聘请门卫，她觉得，有仆人帮忙就够了——那些仆人住在附近，以备她的不时之需。她丈夫临走前提醒她，在他回来之前，他的听差哈比卜会送来他们剩下的行李。

“一周前的一天晚上，辛格夫人忽然被一种受伤野兽所发出的叫声吵醒了。她向尼科利尼描述称，那叫声像是呻吟，还夹着咆哮。她说，那声音是从别墅里面传来的，也许是从那间空着的大阁楼里。她被吓坏了，按铃叫来了仆人们。他们及时赶到，却没有人表示听到过什么叫声。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睡在和主楼相隔离的小楼里。仆人们把房子搜了一遍，却徒劳无获。哈比卜是在前一天晚上到别墅的，他在大家搜查结束后才现身，显然对之前在房子里发生的怪事一无所知。关于这件事的谣言迅速在拉维罗、波西塔诺、阿玛尔菲和附近其他村庄传开了。事情传到尼科利尼耳朵里的时候，已经由于被添油加醋而变了味儿。有人说，曾亲眼看见过一只大老虎，还有人说，一位英国夫人晚上撞见了鬼，结果发了疯。辛格夫人坚持要找一个门卫，但却只有一个名叫阿玛尔菲塔诺的勇敢老人和一个名叫朱塞佩·阿门多拉的人愿意陪辛格夫人住在别墅里。

“两天前的晚上，辛格夫人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她叫阿门多拉老人的名字，可他却一直没有出现。她走到楼梯旁时看见老人倒在血泊中。她呼救的尖叫声引来了



仆人们，他们立马赶来救人。他们发现，门卫还活着，可他脖子左侧伤口却在大量出血。他们止住了血，然后叫医生去了。同时，他们还通知了尼科利尼探长。他当天晚上就带着几个宪兵赶到了。他们讯问了门卫，可他却说，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当时，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声音似乎是从楼梯顶上传来的，可他却什么都没有看见。在黑暗中，他先是感到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之后又是一个尖利的东西碰到了他耳朵下面的地方，接着血就涌了出来。他昏了过去。”

“真有意思，”福尔摩斯笑道，“不用再接着讲了。我很乐意尽快和尼科利尼碰面。一个奇案可比单单去意大利南部旅行要有意思多了。”

“很好，”格里马尔迪探长说，“我立刻把你同意帮忙的消息和你到那里的详细信息发给他。两小时后就有一趟开往那不勒斯的火车。”

“我们应该赶得上那班车。”福尔摩斯说。

格里马尔迪探长离开后，我和福尔摩斯一人打好了一个小行李箱，然后乘出租马车前往火车站。格里马尔迪探长已经拿着我们的车票在那里等我们了。火车开动时，我们向他挥手作别。三小时后，我们抵达了那不勒斯火车站。在南下的火车里坐定后，我们和福斯托·尼科利尼——那不勒斯警局的总督察——聊起来了。

“真是怪事啊，先生。”火车开动时，尼科利尼说道。



“确实相当古怪。”福尔摩斯用夹杂着法语的意大利语说。

“昨天，我们上上下下搜查了整栋别墅，可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外部入侵的迹象，也没有什么暗室，更没有野兽的踪迹。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有明显的动机想要吓唬这么一位可怜的夫人。”

“那栋房子有着怎样的历史？”

“你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福尔摩斯。”尼科利尼笑道，“多么轻啊，生命如蜉蝣稍纵即逝。意大利的历史是一座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其中行走的迷宫。至于那座别墅，呃，它是由那不勒斯的名门家族之一的亚历山德里尼家族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建造的。世纪末的时候，它成了法国的战利品。它之所以出名，也许是因为亚历山德里尼家族种的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那些参天的罗马松树和橡树为坎帕尼亚的居民提供了一片无比茂盛的森林。拿破仑曾多次在别墅中居住，他曾漫步于森林深处，一直走到海边的悬崖。拿破仑战败后，别墅又回到亚历山德里尼家族手中，几近贫困的亚历山德里尼族人大约在十年前——确切地说是1891年——把别墅卖给了英裔印度银行家贾斯旺特·辛格。他把它用作避难和狩猎住所，并花费数百万里拉修复了它，然而直到结婚他才开始频繁地使用别墅。除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以外，里面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亚历山德里尼家族在当地很受欢迎，因为和大多数上流社会的人不同，他们对住在附近的农民很慷慨，因此那栋别墅一直

都没有遭人入侵，包括‘il malocchi’——邪恶之眼<sup>①</sup>。更没有什么亚历山德里尼的鬼魂之说。”

“辛格夫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她现在住在离别墅外不远的一家修道院中，由几位修女看护着她。那栋别墅她一晚都不愿再多住了。她已经让她姐姐过来陪她，明天她姐姐就从皮恩扎<sup>②</sup>赶到这儿了。”

“她的丈夫呢？”

“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可是几天之内到不了。”

“那位听差哈比卜呢？”

“他现在和夫人在一起，等候他主人的到来。辛格让他看护好夫人。他是辛格的老友，受辛格之雇已经多年，完全忠诚于他。他有些招人讨厌，是个结实的男人，跑不多远就会出很多汗，力气却很大。”

火车急驶着。

尼科利尼靠在椅背上，说：“我得说，我信不过那个哈比卜。我是一名当地的警察，福尔摩斯先生。我几乎没怎么离开过这里，没怎么离开过我的家乡坎帕尼亚。我见过的世面不多，却能从人们的面相、神色、姿态上看穿他们的灵魂。我看得出一个人是否在对我撒谎、是

---

① 邪恶之眼：中世纪时，人们认为，巫婆会用邪恶之眼让她作对的人生病、失恋或破产。——译注

② 皮恩扎（Pienza）：意大利中部的一个镇。——译注





否干了坏事。意大利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我们意大利人也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哈比卜先生在撒谎。他一定知道些什么，却不肯透露给我们。福尔摩斯先生，我得说，你的同胞们退役后和他们的随从来这里定居，可以说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不安。当地的农民尽管一时被他们的财富所吸引，却对他们的习惯极为排斥。”

我们到达阿玛尔菲时刚过正午，那是海边一座颇为脏乱的小镇。尼科利尼已在一家小旅馆为我们订好了房间。旅馆名叫圣十字酒店，离拉维罗镇不远，距亚历山德里尼的别墅更近。他自己则住在阿玛尔菲的堂兄家，便于他从当地居民口中听到各种传闻。

等着我们的是两间极佳的房间。从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坐落在离我们不远的山顶上的亚历山德里尼的别墅。别墅被染成了桃红色，别墅外的橄榄树林一直延伸到亚平宁山脉间，延伸到山下的海边。别墅前的英式花园无疑是辛格夫人一手打造的。花园里，大簇大簇的野花盛开着。左边的田野上，成千上万的红色罂粟仿佛在空中跳舞。

“走吧，华生，让我们去别墅一探究竟。”

我们一刻都没耽搁，沿着一条从旅馆通往别墅的石头小径走了半英里后抵达别墅时，我看见尼科利尼在向我们挥手。

“欢迎，”他半打趣地说道，“你们可以在茶余饭后